

明・商 濱輯

關東學堂印刷本影印

稗

海

(三)

大化書局

第三冊目錄

避暑錄話	宋·葉夢得撰	一六八
清波雜記	宋·周 輝撰	一七六
墨客揮犀	宋·彭 乘撰	一八四
異聞總錄	宋·無名氏撰	一八三
遂昌雜錄	元·鄭元祐撰	一九三
酉陽雜俎	唐·段成式撰	一九三
宣室志	唐·張 讀撰	二〇五
龍成錄	唐·柳宗元撰	二一三
鶴林玉露	宋·羅大經撰	二二四
儒林公議	宋·無名氏撰	二二八
候鯖錄	宋·趙德麟撰	二三一
啖車志	宋·郭 彖撰	二三六
江隣幾雜志	宋·江復休撰	二四〇
程 史	宋·岳珂撰	二四二

避暑錄話卷上

宋葉夢得少壯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賀知章汝陽王璵崔宗之蘇晉

李白張長史旭焦遂李適之也適之坐李林甫譴

求爲散職乃以太子少保罷政事命下與親戚故

人歡飲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孟爲問門

前客今朝幾箇來可以見其超然無所芥蒂之意

則子美詩所謂銜孟樂聖稱避賢者是也適之以

天寶五載罷相卽貶死袁州而子美十載方以獻

避暑錄話

卷上

十一

賦得官疑非相與周旋者蓋但記能飲者耳惟焦

遂名跡不見他書適之之去自爲得計而終不免

於死不能遂其詩意林甫之怨豈至是哉冰炭不

可同器不論怨有淺深也乃知棄宰相之重而求

一盃之樂有不能自謀者欲碌碌求爲焦遂其可

得乎今峴山有適之窪樽願魯公諸人賞爲聯句

而傳不載其嘗至湖州疑爲刺史而史失之也

李文定公坐與丁晉公不相能中常鬱鬱不樂舊中

書省壁間有其手題詩一聯云灰心綠忍事霜鬢

爲論兵凡數十處此裴晉公詩也初不見全篇在

許昌偶得其集云有意効承平無功咎聖明灰心

綠忍事霜鬢爲論兵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

梅非擬議葵藿是平生白日長懸照蒼蠅謾發

蒿陽舊田里終使謝歸耕裴公之言猶及此豈坐

李逢吉元稹故耶集中又有在太原題廳壁一絕

句云危事經非一浮榮得是空白頭官舍裏今日

又春風則此公胷中亦未得全爲無事人綠野之

游豈易得哉裴公固不特以文字名世然詩辭皆

避暑錄話

卷上

十一

整齊閑雅忠義端亮之氣凜然時見覽之每可喜

也

裴晉公詩云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

巾斜倚繩床坐風送水聲來耳邊公爲此詩必自

以爲得志然吾山居七年享此多矣今歲新茶適

佳夏初作小池導安樂泉注之得常熟破山重臺

白蓮植其間葉已覆水雖無淙淙之聲然亦澄澈

可喜此晉公之所誦詠而吾得之可不爲幸乎

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爲淮南第一堂

據蜀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真潤金陵三州隱隱若
可見公每暑時輒凌晨携客往遊遣人覓邵伯取
荷花千餘朵以畫盆分插百許盆與客相間遇酒
行卽遣妓取一花傳客以次摘其葉盡處則飲酒
往往侵夜載月而歸余紹聖初始登第嘗以六七
月之間館於此堂者幾月是歲大暑環堂左右老
木參天有竹千餘竿大如椽不復見日色蘇子
瞻詩所謂稚節可專車是也寺有一僧年八十餘
及見公猶能道公時事甚詳邇來幾四十年念之
猶在目今余小池植蓮雖不多來歲花開當與山
中一二客脩此故事

余家舊藏書三萬餘卷喪亂以來所亡幾半山居狹
隘餘地置書囊無幾兩漏鼠齧日復盡敗今歲出
曝之閱兩旬纔畢其間往往多余手自抄覽之如
隔世事因日取所喜觀者數十卷命門生等從旁
讀之不覺至日晡舊得陳法極簡易盛夏三日輒
成色如漣體不減玉友僕夫爲作之每晚涼卽相
與飲三杯而散亦復盎然讀書避暑固是一佳事

况有此釀忽 又忠詩有一生勤苦書千卷萬
事消磨酒十分之句慨然有當其心公名德著天
下何感於此乎鄒湛有言如湛輩乃當如公言耳
此公始退休之時寄北門韓魏公詩也
蘇子瞻在黃州作蜜酒不甚佳飲者輒暴下蜜水腐
敗者爾嘗一試之後不復作在惠州作桂酒嘗問
其二子邁過云亦一試之而止大抵氣味似屠蘇
酒二子語及亦自撫掌大笑二方未必不佳但公
性不耐事不能盡如其節度姑爲好事借以爲詩
故世喜其名要之酒非麴蘖何可以他物爲之若
不類酒孰若以蜜漬木瓜檳榔等爲之自可口不
必似酒也劉禹錫傳信方有桂漿法善造者暑月
極快美凡酒用藥末有不奪其味况桂之烈楚人
所謂桂酒椒漿者安知其爲美酒但土俗所尚今
欲因其名以求美亦過矣

王荆公不耐靜坐非臥卽行晚卜居鍾山謝公墩自
山距州城適相半謂之半山竒一驢每食能必日
一至鍾山縱步山間倦則卽定林而睡往往至日

晏乃歸率以爲常有不及終往亦必跨驢中道而還未嘗已也余見蔡天啓薛肇明備能言之子瞻在黃州及嶺表每旦起不招客相與語則必出而訪客所與游者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爲吟咤有不能談者則強之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乃是聞者無不絕倒皆盡歡而後去設一日無客則歎然若有疾其家子弟嘗爲予言之如此也吾獨異此固無二公經營四海之志但畏客欲杜門每坐輒終日至足痺乃起兩巖相去無三百步閱數日纔能一往一榻所據如荆公之睡則有之矣陶淵明云園日涉而成趣豈仁人志士所存各異非余頽惰者所及乎萬法皆從心生心苟不動外境何自而入雖寒暑可敵也嬰兒未嘗求附火槌扇此豈無寒暑乎蓋不知爾余見世有畏暑者席地袒褐終日遷徙求避暑計卒不得所欲而適室之役正晝烈日衣以厚衲挽車負擔馳騁不停足亦無他但心所安爾近有道人常悟住惠林得風痺疾歸寓許昌天寧寺足不

能行雖三伏必且三衣而坐自旦至暮未嘗歇僊每食時弟子扶掖稍伸縮卽復踟蹰如故室中不置扇拱手若對大賓客而神觀澄穆膚理融暢疾雖不差亦不復作如是七年一日告其徒語絕卽化余嘗感暑暑過之間重衣而不扇亦覺熱乎但笑而不答夫心無避就雖嬰兒役夫猶不能累况如若人者乎

盧鴻草堂圖舊藏中貴人劉有方家余往有慶曆中摹本亦名手精妙猶記後載唐人題跋云相國鄒平段公家藏圖書並用所歷方鎮印記咸通初余爲荊州從事與何古同在蘭陵公幕下閱此軸今所歷歲記倏踰二紀荏羅多難編軸尚存物在時遷所宜興嘆丁未年駕在岐山涿郡子墓記又書已酉歲重九日專謁大儀遂載覽閱累經多難頻釋愁襟子墓再題鄒平公段文公也柯古其子成式字也子墓未知何人涿郡蓋亦盧氏望蘭陵公或云蕭鄴其器相出爲荊州節度使正咸通初成式終太常少卿則所謂大儀也丁未僖宗光啓二

年已酉昭宗龍紀元年此畫宣和庚子余在楚州爲負方回取去不歸當時余方自許昌得請洞霄思上築於此山之下視圖中草堂樾館桃煙磴巖翠亭等眇然若不可及今余東西兩巖略有亭堂十餘所比年松竹稍環合每杖策登山奇石森聳左右詰曲行雲霞中不知視鴻居爲如何但恨水泉不壯無雲錦池金碧潭耳謝康樂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天下詠之以爲口實韓魏公在杜門作四并堂公功名富貴無一不滿所欲故無時不可樂亦以是爲賢乎余遊行四方當其少時蓋未知光景爲可惜亦不以是四者爲難得也在許昌見故老言韓持國爲守每入春常日設十客之具於西湖旦以郡事委僚吏即造湖上使吏之湖門有士大夫過卽邀之入漕九客而止輒與樂飲終日不問其何人也曾存之常以問公曰無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汝少年安知此吾老矣未知復有幾春若待可與飲者而後從吾之爲樂無幾而春亦不吾待也余時年四十三猶未盡以爲

然自今思之乃知其言爲有味也

近世學者多言中庸中庸之不可廢久矣何待今日非特子思言之堯之告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所謂人心者喜怒哀樂之已發者也道心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也人能治其心常於未發之前不爲其發之所亂則不流於人心而道心常存非所謂中乎通此說者不惟了然於性命之正亦自可以養生盡年素問以喜怒哀憂恐配肝心脾肺腎而更言其所勝所傷每使節其過而養其正以全生保形夫性已得矣生與形固優爲之特論養生者分於五臟而吾儒一於心五臟非心孰爲之制是亦一道也往歲有方士劉淳珏年百歲餘乃以給使事夏英公余嘗見其爲蔡魯公言懲忿窒慾爲損之義甚有理蓋深於素問者嘉祐末有黥卒亦百餘歲不知其姓名時人以郝老呼之嘗囑自言授法於至人往來許洛間程文簡公尤厚禮之爲文簡診脉預告其死期於期歲之前不差旬日常語人年六十始知醫七十

而見素問每撫髀太息曰使吾早得此書與醫俱
吾不死矣惜其見之晚而已傷者不可復也孔子
曰仁者壽此固盡性之言何疑於醫乎

林下衲子談禪類以吾儒爲未盡彼固未知吾言之
深然吾儒拒之亦太過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
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此
何等語乎若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
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則因果
報應之說亦未嘗廢也晉宋間佛學始入中國而
避暑錄語 卷上 九

未知禪一時名流乃有爲神不滅之論又有非之
者何其陋乎自唐言禪者寢廣而其術亦少異大
抵儒以言傳而佛以意解非不可以言傳謂以言
得者未必真解其守之必不堅信之必不篤且墮
於言以爲對執而不能變通旁達爾此不幾吾儒
所謂哩而識之不言而信者乎兩者未嘗不通自
言而達其意者吾儒世間法也以意而該其言者
佛氏世間法也若朝聞道夕可以死則意與言
兩莫爲之礙亦何彼是之辨哉吾嘗爲其徒高勝

者言之彼亦心以爲然而有不得同者其微然也
歐陽文忠公平生詆佛老少作本論三篇屬於二氏蓋
未嘗有別晚罷政事守亳將老矣更懼憂患遂有
超然物外之志在郡不復事事每以閑適飲酒爲
樂時陸子履知穎州公客也穎且其所卜居嘗以
詩寄之頗道其意末云寄語瀛州未歸客醉翁今
已作仙翁此雖戲言然神仙非老氏說乎世多言
公爲西京留守推官時嘗與尹師魯諸人遊嵩山
見薛書成文有若神清之洞四字者他人莫見然
避暑錄語 卷上 十

苟無神仙則已果有非公等爲之而誰其言未足
病也公既登政路法當得墳寺極難之又不敢請
已乃乞爲道官凡執政以道官守墳墓惟公一人
韓魏公初見奏牘戲公曰道家以超昇不死爲貴
公乃使存丘壠之側老君無乃却辭行乎公不覺
失聲大笑

歐陽氏子孫奉釋氏尤嚴於它士大夫家余在汝陰
嘗訪公之子某於其家入門聞歌唄鍾磬聲自堂
而發某移時出手猶片數珠諷佛名具謝今日適

齊日與家人共爲佛事方畢問之云公無恙時薛夫人已自爾公不禁也及公薨遂率其家無良賤悉行之汝陰有老書生猶及從公游爲予言公晚聞富韓公得道於淨慈本老執禮甚恭以爲富公非苟下人者因心動時與法師住薦福寺所謂顯華嚴者本之高第公稍從問其說顯使觀華嚴讀未終而薨則知韓退之與大顓事真不誣公雖爲世教立言要之其不可奪處不唯少貶於老氏雖佛亦不得不心與也

避暑錄詒

卷上

十一

白樂天集自載李浙東言海上有仙館待其來之說作詩云吾學空門非學仙恐君此說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則須歸堽率大頃讀盧肇逸史記此事蓋許李浙東李君稷也會昌初爲浙東觀察使言有海賈遭風飄海中一大山視其巖榜曰蓬萊旁有一院扁鐘其巖花木盈庭中設几案或人告之曰此白樂天院在中國未來耳唐小說事多誕此既自見於樂天詩當不謬近世多傳王平甫館宿夢至蓬萊宮亦自爲詩紀之曰萬頃波涵木

紫飛笙歌官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鍾聲夢覺時與白樂天院絕相類乃知天地間英靈之氣亦無幾爲人爲仙不在此則在彼更去迭來無足怪者

蘇子瞻亦喜言神仙元祐初有東人喬全自言與晉賀水部游且言賀嘗見公密州道上意若欲相聞子瞻大喜全時客京師貧甚子瞻索囊中得二十緡即以贈之作五詩使全寄賀子由亦同作全去訖不復見或傳妄人也晚因王鞏又得姚卅元者

避暑錄詒

卷上

十二

尤奇之直以爲李太白所作贈詩數十篇姚本京師富人王氏子不肖爲父所逐事建隆觀一道士大資慧因取道藏徧讀或能成誦又多得其方術丹藥大抵好大言作詩間有放蕩奇誦語故能成其說浮沉淮南屢易姓名子瞻初不能辯也後復其姓名王繹崇寧間余在京師則已用技術進爲醫官矣出入蔡魯公門下醫多奇中余猶及見其與魯公言從子瞻事且云海上海仙宮闕吾嘗能以說致之可使空中立見蔡公亦微信之生事編

置楚州梁師成從求子瞻書帖且薦其有術宣和末復爲道士名元城力試林靈素爲所毒詈而死張平子作歸田賦興意雖蕭散然序所懷乃在仰飛纖繳俯瞰清流落雲間之逸禽懸清淵之魴鱖吾謂釣弋亦何足爲樂八生天地之間要與萬物各得其欲不但適一已也必殘暴禽魚以自快此與馳騁弋獵何異如陶淵明言携幼入室有酒盈樽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此真得事外之趣讀之能使人盎然磨其左右草木無情物亦皆舒

避暑錄話

卷上

十三

暢和豫平子本見漢室多事欲去以遠禍未必志在田園姑有激而言耳宜其發於胷中者與淵明不類也

楊子雲言谷口鄭子真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世以爲賢吾謂子真非真隱遁者也使真方且遜名未暇尚何京師之聞乎若司馬季主李仲元乃當近之然猶是世間知有是人也彼世所不得知如哭喪勝老人言龍至竟天天年非吾徒者或其一乃知此一流世固未嘗乏亦不必在山林蟻

避暑錄話

卷上

十四

穴也自晨門荷蓀長沮桀溺之徒孔子固志之矣雖其道不可以訓天下非孔子所得與然每用與聞而載其言亦微以示後世也但士之涉世者欲爲此不可得能爲黃牧度其猶庶幾乎益雖未嘗絕世而世終不能爲之累所謂汪汪若萬頃陂者非郭林宗無以知之似優於子真管幼安亦其次也此二三人者幸生孔孟時必皆有以處之自唐而後不復有此類往往皆流入爲浮屠氏故其間傑然有不可拔者惜其非吾黨難與並論吾謂雲門臨濟趙州數十人雖以爲晨門荷蓀之徒可也白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僧孺爲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元稹素不樂而不爲文饒所深害者處世如是人亦足矣推其所由得惟不及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有餘也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時年纔五十八自是蓋不復出中間一爲河南尹期年輒去再除同州刺史不拜雍容無事順適其意

而滿足其欲者十有六年方大和開成會昌之間
天下變故所更不一元積以廢黜死李文饒以讒
嫉死雖裴胥公猶懷疑畏而牛僧孺李宗閔皆不
免萬里之行所謂李逢吉令狐楚李珣之徒泛泛
非素與游者其水炭低昂未嘗有虛日顧樂天所
得豈不多哉然吾猶有微恨似未能全忘聲色杯
酒之類賞物太深若猶有待而後遣者故小蠻樊
素毋見於歌詠至甘露十家之禍乃有當君白首
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徃時之句得非爲王涯發乎

十五

覽之使人太息空花妄想初何所有而况冤親相
尋繳繞何已樂天不唯能外世故固自以爲深得
於佛氏猶不能曠然一洗電掃水釋於無所有之
地習氣難除至是要之若飄瓦之擊虛舟之觸莊
周以爲至人之用心也宜乎

世言歙州具文房四寶謂筆墨紙硯也其實三耳歙
本不出筆蓋出於宣州自唐惟諸葛一姓世傳其
業治平嘉祐前有得諸葛筆者率以爲珍玩云一
枝可敵它筆數枝肥瘠後世始用無心散卓筆其

避暑錄事

卷上

十六

風一變諸葛氏以三副力守家法不易於是浸下
見貴而家亦衰矣歙州之三物硯久無良材所謂
羅文眉子者不復見惟龍尾石得堅拒墨與凡石
無異歐文忠作硯譜推歙石在端石上世多不然
之蓋各因所見爾方文忠時二地舊石尚多豈公
所有適歙之良而端之不良者乎紙則近歲取之
者多無復佳品余素自不喜用蓋不受墨正與麻
紙相反雖用極濃墨終不能作黑字惟黃山松豐
材堅穎與他州松不類又多漆古未有用漆烟者
三十年來人始爲之以松漬漆並燒余大觀間令
墨工高慶和取煤於山不復計其直又嘗被命館
三韓使人得其貢墨碎之參以三之一既成潘張
二谷陳瞻之徒皆不及喪亂以來雖素好事者類
不盡留意於諸物余頃有端硯三四枚奇甚杭州
兵亂亡之慶和所作墨亦無遺每用退墨硯磨不
黑滯筆墨如以病目刺良御老鈍馬

世不留意墨者多言未有不黑何足多較此正不然
黑者正難得但未嘗細別之耳不論古墨惟近歲

潘谷親造者黑它如張谷陳瞻與潘使其徒造以應人所求者皆不黑也寫字不黑視之耄耄然使人不快意平生嗜好屏除略盡惟此物未能忘數年來乞墨於人無復如意近有按余油烟墨法者用麻油燃密室中以一瓦覆其上即得煤極簡易膠用常法不多以外料參之試其所作良佳大抵麻油則黑桐油則不黑世多以桐油賤不復用麻油故油烟無佳者

宣和初有潘衡者賣墨江西自言嘗為子瞻造墨海

通鑑錄註

卷上

十七

上得其秘法故人爭趨之余在許昌見子瞻諸子因問其季子過求其法過大笑曰先人安有法在儋耳無聊衡適來見因使之別室為煤中夜遺火幾焚廬翌日煨爐中得煤數兩而無膠和取牛皮膠以意自和之不能挺磊塊僅如指者數十公亦絕倒衡因是謝去蓋後別自得法借子瞻以行也衡今在錢塘竟以子瞻故售墨價數倍於前然衡墨自佳亦由墨以得名尤用功可與九華朱僅上下也

慶曆後歐陽文忠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

劉原甫雖出其後以博學通經自許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書凡例多問春秋於原甫及書梁入閣事之類原甫即為剖析辭辨風生文忠論春秋多取平易而原甫每深言經旨文忠有不原甫間以諠語酬之文忠又或不能平原甫復忤韓魏公終不得為翰林學士將死戒其子弟無得遽出其集曰後百餘年世好定當有知我者故貢父次其集藏之不肯出私謚曰公是先生貢父

避暑錄註

卷上

十八

平生亦好諸謔慢侮公卿與王荆公素厚坐是亦相失及死子弟次其文亦私謚曰公非先生原甫百七十五卷貢父五十卷
宜興善權張公兩洞天下絕境也壬子夏余罷建康歸大雨中枉道過之張公洞有觀訪其舊事惟南唐李氏時碑言張道陵嘗居爾善權有咸通八年昭義軍節度使李贛贖寺碑蓋嘗廢於會昌中贛以已俸贖之贛自言太和中嘗於此親見白龍自洞中出洞之勝處不可盡名但恨通明處少略行

三十步卽須秉火而後可見大抵與張公洞相似
噴當時藩鎮名迹今見於史而略無有惟碑先載
噴奏狀後具勅書二 中書門下牒牒奉勅云云宜
於所奏仍令浙西 奏使速准此處分牒至准勅
故牒與今尚書省 事不同今四方奏請事出有
司者畫旨付逐部行下 因人以請者以劄子直付
其人而逐部兼行尚書省皆不自行也勅後列平
章事十人稱司徒者三一曰崔二曰杜三曰令狐
稱司徒兼太保不出姓旁書使者一稱左僕射杜
者一稱司空夏侯者一皆帶檢校不名司徒杜者
棕也令狐者絢也左僕射杜者審權也司空夏侯
者孜也此皆以平章事故繫姓有稱中書侍郎兼
刑部尚書路者燦也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曹者
確也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盧者商也此皆見宰
相也七人與史皆合惟司徒徒與司徒兼太保無
姓及曹確後有工部尚書常旁書使亦當爲又見
宰相三人紀其表皆不載不應有遺脫此不可解
余家藏碑千餘帙多得前世故事與史遺俱嘗爲

金石類考五十卷此後所得不及錄也

士大夫於天下事苟聰明自信無不可爲惟醫不可
強本朝公卿能醫者高文莊一人而已充長於傷
寒其所從得者不可知矣而孫北柱壬之徒始聞
其緒餘猶足名一世文莊鄆州人至今聊多醫充
工傷寒皆本高氏余崇寧大觀間在京師見董汲
劉寅輩皆精曉張仲景方術試之數驗非江淮以
來俗工可比也子瞻在黃州新州皆屢安常亦善
醫傷寒得仲景意蜀人巢谷出聖散子方初不見

於世間醫書自言得之於異人凡傷寒不問證候
如何一以是治之無不愈子瞻奇之爲作序比之
孫思邈三建散雖安常不敢非也乃附其所著傷
寒論中天下信以爲然疾之毫釐不可差無甚於
傷寒用藥一失其度則立死者皆是安有不問證
候而可用者乎宣和後此藥盛行於京師太學諸
生信之尤篤殺人無數今醫者悟始廢不用巢谷
本任俠好奇從陝西將韓存寶出入兵間不得志
客黃州子瞻以故與之游子瞻以谷奇俠而取其

方天下以子瞻文章而信其言事本不相因而通名者又至於忘性命而試其藥人之惑蓋有至是也

天下之禍莫甚於殺人爲陰德者亦莫大於活人世多傳元豐間有臨黃河婦武臣射殺婦下一龜未幾死而還魂云爲龜訴於陰府力自辯龜數敗婦以其職殺之故得免而陰官韓魏公也冥間呼爲真人余始不信後得韓氏家傳載其事云俗陵所宜諭乃不疑且殺一龜猶能訴而况人手兵與以

避暑錄話

卷上

二十一

來士大夫多喜言兵人人自謂有將略且相謂必敢於殺人余蓋聞而懼也兵事雖以嚴終而孫武著書列智仁信勇嚴五物而不以嚴先四者蓋孫武猶知之書所謂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者臨敵誓師之言非平居御衆之辭世每託此以爲說亦未之思也

余在許昌歲適大水災傷西京尤甚泥淖自鄧唐入吾境不可勝計余盡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幾十餘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小兒無由皆得

之一曰詞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

曰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或來歲稔父母來識認爾余爲悶法例凡因災傷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出乃知爲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棄而不育父母之恩則已絕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印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使自言所從來明書於券付之略爲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爲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置之襁褓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毋以告臨民者恐緩急不知有此法或不能出此術也

避暑錄話

卷上

二十一

毛子莊列之言皆與釋氏暗合第學者讀之不精不能以意通焉一古書名篇多出後人故無甚理老氏別道德爲上下篇其本意也若遂章之名則爲非矣惟莊列似出其自名何以知之莊子以內外自別內篇始於逍遙遊次齊物又其次養生主然後曰人間世繼之以德充符應帝王而篇蓋矣列子不別內外而首名其篇曰天瑞瑞與符比言非

相謀而相同自養生主而上釋氏言出世間法也
自人間世而下人與天有辯矣夫安知有昭然而
一契者莊子謂之符列子謂之瑞釋氏有言信心
而相與然許謂之印可者其道一也自熙寧以來
學者爭言老莊又參之釋氏之近似者與吾儒更
相附會是以虛誕矯妄之弊語實惠者群起而攻
之此固學者之罪然知此道者亦不可人人皆責
之也逍遙游何以先齊物曰見物之不齊而後齊
之者是猶有物也若物未嘗有物則不待齊而與
適則無往而不逍遙矣養生主何以次齊物生者
我也物者彼也此中庸所謂盡己之性而後盡物
之性者克之則可贊天地之化育然則是亦世間
法耳何足爲出世間法乎曰非也氣之爲雲也雲
之爲雨也由地而升者也方雲雨之在上謂之地
可乎及其降於地則亦雨而已列子言其全莊子
言其別此列子所以混內外而且言天瑞莊子列
其序而後見其符合是三者而更爲用則天與人
莫之有間矣吾爲舉子時不免隨衆讀此二書心

獨有見於此爲冊使尉甘露仲宣師授法於圓照
本文從佛印了元游得其聰明妙解吾常爲言之
每撫掌大笑默以吾說爲然俯仰四十年今老矣
欲求如宣者時與論方外之事未之得也

莊子言舉天下譽之不加勸舉天下非之不加沮又
曰與其譽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化其道自我言
雖天下不能易自言雖堯桀無與辨處毀譽者
如是亦足矣乎曰此非忘毀譽之言不勝毀譽之
言也夫莊周安知有毀譽哉彼蓋不勝天下之顛
倒反覆於名實者故歎而爲是言耳孔子曰吾之
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與者其有所試矣毀譽
之來不考其實而逆以其名折之以求其當雖三
代無是法也進九官者視其所譽以爲賢斥四凶
者審其所不與爲罪如是而已矣此中道而人之
所常行也至於所不能勝則孔子亦無可奈何置
之而不言置而不言與夫無所勸沮而忘之皆所
以深著其不然也孔子正言之莊周激言之其志
則一爾叔孫武叔毀孔子於朝何傷於孔子乎

士大夫固不可輕言醫然人疾苟無大故貧不可得藥能各隨其證而施之亦不爲小補蓋疾雖未必死無藥不能速愈呻吟無聊者固可憫其不幸遲延苟變而生他證因以致死者多矣方其急時有以濟之雖謂之起死可也今列郡每夏歲支係省錢二百千合藥散軍民韓魏公爲諫官時所請也爲郡者類不經意多爲庸醫盜其直或有藥而不及貧下人余在許昌歲適多疾使有司修故事而前五歲皆忘不及舉可以知其怠也遂併出千緡

市藥材京師余親督衆醫分治率幕官輪日給散蓋不以爲職而責之人人皆喜從事此何憚而不爲乎自余居此山常欲歲以私錢百千行之於一鄉患無人主其事余力不能自爲每求僧或淨人中一二成余志未能也然今年余家婢多疾視藥業嘗試有驗者審其證用之十人而十愈終幸推此以及鄰里乎陸宣公在忠州集古方書五十篇

史云避謗不著書故事爾避謗不著書可也何用集方書哉或曰忠州邊蠻夷多瘴癘宜公多疾蓋

自治尤非也宣公豈以一己爲依戚者乎是殆援人於疾若死亡而不得者猶欲以是見之在宅人不可知若宣公此志必矣古之名醫扁鵲和緩之術世不得知自張仲景華佗胡洽深師徐彥伯有名一世者其方術皆醫之六經其傳直至於今皆後之好事者纂集之力也孫真人爲千金方兩部說者謂凡修道養生者必以陰功協濟而後可得成仙思邈爲千金前方時已百餘歲固以妙盡古今方書之要獨傷寒未之盡似未盡通仲景

古方施之富貴人多驗貧下人多不驗倍方施之貧下人多驗富貴人多不驗吾始疑之乃卒然而悟曰富貴人平日自護持甚謹其疾致之必有漸發

於中而見於外非以古方術求之不能盡得貧下
人驟得於寒暑燥濕饑飽勞逸之間者未必皆真
疾不待深求其故苟一物相對皆可爲也而古方
節度或與之不相契今小人無知疾苟無大故但
意所習熟知某疾服某藥得百錢醫之市人無不
愈者設與之以非其所知蓋有疑而不肯服者矣
况古方分劑湯液與今多不同四方藥物所產及
人之稟賦亦異素問有爲異法方法立論者言一
病治各不同而皆愈卽此理推之以倍方治庸倍
人亦不可盡廢也

避暑錄詒

卷上

二十七

今歲熱甚間道路城市間多昏仆而死者此皆虛人
勞人或饑飽失節或素有疾一爲暑氣所中不得
泄則關竅皆窒非暑氣使然氣閉塞而死也產婦
嬰兒尤甚古方治暑無他法但用辛甘發散疏導
心氣與水流行則無能害之矣因記崇寧己酉歲
余爲書局時一茶僕爲馳馬至局中忽仆地氣卽
絕急以五苓大順散等灌之皆不驗已踰時同舍
王相使取大蒜一握道上熟土攤研爛以新水和

之濾去滓剗其齒灌之有頃卽蘇至暮此僕度中
余御而歸乃知藥病相對有如此者此方本徐州
沛縣城門忽有板書釘其上或傳神仙欲以救人
者沈存中王聖俞皆著其說而余親驗之

滕達道爲范文正公門客文正奇其才謂他日必能
爲帥乃以將略授之達道亦不辭然任氣使酒頗
頽公前無所顧避久之稍遜遊無度侵夜歸必被
酒交正雖意不甚樂終不禁也一日伺其出先生
書室中熒然一燈取漢書默讀意將以愧之有頃

避暑錄詒

卷上

二十八

達道自外至已大醉見公長揖曰讀何書公曰漢
書卽舉手攘袂曰高帝何如人也公微笑徐引去
然愛之如故章子厚嘗館一太學生在門下元豐
末學方正崇虛誕子厚極惡之適至書室見其講
易畧問其說其人縱以性命荒忽之言爲對子厚
大怒曰何敢對吾亂道亟取杖命左右擒欲擊之
其人哀鳴乃得釋達道後卒爲名臣多得文正規
模故子瞻挽詞云高平風烈在而子厚所欲杖者
紹聖間爲相亦使爲館職然終無聞焉文正之待

士與子厚之暴雖有間然要之亦各因其人爾

宣和間道術既行四方矯僞之徒乘間因人以進者相繼皆假古神仙爲言公卿從而和之信而不疑有王資息者淮甸間人寔狂妄言師許旌陽王老志者濮州人本出胥史言師鍾離先生劉棟者棣州人嘗爲舉子言師韓君文三人皆小有術動人資息後有罪誅死棟爲直龍圖閣宣和末林靈素敗乞歸唯老志狡獪有智數不肯爲已甚館於蔡魯公家自言鍾離先生日相與往來自始至即日求去每戒魯公速避位若將禍及者魯公頗信之或言此反而求奇中者也一日苦口爲魯公言其故翌日魯公見之輒瘡不能言索紙書云其師怒泄天機故瘡之魯公爲是力請乃能於盛時遽自引退魯公有妾爲尼嘗語余親見老志事魯公每聞其言亦懼常密語所親妾喟然云吾未知他日竟如何惜其聽之不果也

劉貢父言杜子美詩所謂功曹非復漢蕭何以爲誤用鄧禹事雖近似然鄧氏子何不掾功曹是光武

卷上

卷上

三十九

語非鄧禹實爲功曹則子美亦未必誤因此事今日見王洋舍人云漢書高帝紀言蕭何爲王吏孟康注主吏功曹也吾初不省取閱之信然則知子美用事精審未易輕議

蘇明允本好言兵見元昊叛西方用事久無功天下事有當改作因挾其所著書嘉祐初來京師一時推其文章王荊公爲知制誥方談經術獨不嘉之屢詆於衆以故明允惡荊公甚於仇鸞魯安道亦爲荊公所排二人素相善明允作辨姦一篇密

卷上

卷上

三十

獻安道以荊公比王衍盧杞而不以示歐文忠荊公後微聞之因不樂子瞻兄弟兩家之隙遂不可解辨姦久不出元豐間子由從安道辟南京請爲明允墓表特全載之蘇氏亦不入石比年少傳於世荊公性固簡率不緣飾然而謂之食狗彘之食囚貴喪面者亦不至是也韓魏公至和中還朝爲樞密使時軍政又弛士卒驕惰欲稍裁制恐其忤怨而生變方陰圖以計爲之會明允自蜀來乃探公意遽爲書顯載其說且聲言教公先誅斬公覽